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基于新古典主义区域空间均衡理论

孙荣臻[1]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在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运用方差分解法研究 2000 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来源及变化，发现：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最高，同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大，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从整体看，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在新古典主义区域空间均衡理论框架下，当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时，会使得区域间的生产效率趋同，推动经济发展达到绝对均衡。但现实中要素自由流动存在很多阻力，政府可有效疏解这些阻力。建议为：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应顺应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通过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放开发达地区的落户限制，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双向流动。

【关键词】：全面小康 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 空间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912(2021)07－0010－10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由低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再到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转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重点发展内地，追求社会公平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阶段；东部沿海优先发展，追求效率优先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区域不均衡到区域均衡发展的转型。区域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区域发展差距由扩大逐渐演变为缩小，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历史性演变[2]。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也突显出来，区域协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仍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二、全面小康与区域均衡关系

(一)全面小康促进区域均衡

自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建设小康及小康社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已经基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引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不断走向深入。

[1]**作者简介**：孙荣臻(1990-),男，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我们也应当深刻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继续在“发展”上做文章，在“全面”上下功夫，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按“三步走”战略的部署，先后推行了其第一步分战略——“温饱”战略、第二步分战略——“总体小康”战略和第三步分战略的第一阶段——“全面小康”战略[4]。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将逐步走向富裕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从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必须重视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5]。

(二)区域均衡推动全面小康

中国经济各区域间均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东部和西部差异过大的事实。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质量较大提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不均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着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6]。2012 年以来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的共享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水平、开放发展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提高，而协调发展水平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7]。区域协调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种发展视角，也是两个发展维度，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过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促进着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8]。

三、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一)区域均衡理论概述

经济均衡问题很早就被经济学家研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M.Walras)于 1871 年提出的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中最早建立的有关均衡问题的理论[9]。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于 1920 年提出局部均衡理论[10]。然而，这些经济学原理中的均衡或非均衡，讨论的是商品、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或消费者与生产者效用的决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不同于区域经济中讨论的均衡问题。

区域经济探讨的均衡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均衡问题，即产业间的均衡发展问题；二是从空间入手，分析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区域经济结构均衡理论主要有罗丹(P.R.Rodan)于 1943 年提出的大推动理论[11]和纳克斯(R.Nurkse)于 1953 年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等[12];区域空间均衡理论，即指新古典主义区域增长理论，是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R.Solow)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T.T.Swan)于 1956 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3]。本文所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用到的是区域空间均衡理论。

(二)区域空间均衡理论

1.基本假设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假设生产投入需要资本 K 和劳动 L 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函数为：

$$Y_j = F(K_j, L_j) \qquad (1)$$

这里下标表示第 j 个地区或区域。新古典生产函数具有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且递减，且为一次其次式，用公式表示即为：

$$\frac{\partial Y_j}{\partial L_j} > 0, \frac{\partial^2 Y_j}{\partial L_j^2} < 0, \frac{\partial Y_j}{\partial K_j} > 0, \frac{\partial^2 Y_j}{\partial K_j^2} < 0, F(\lambda K_j, \lambda L_j) = \lambda F(K_j, L_j) \quad (2)$$

为了描述简便，下面以任意第 j 和第 j+m 这两个区域为例，说明要素自由流动如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2.劳动要素流动下的均衡

假设资本要素不流动，劳动要素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如果第 j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第 j+m 区域，那么劳动力会从 j+m 区域移动到 j 区域，从而使第 j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第 j+m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相反，如果第 j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第 j+m 区域，那么劳动力会从 j 区域移动到 j+m 区域，从而使第 j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第 j+m 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最终，只有当两个区域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劳动才会停止跨区域流动。故有：

$$\frac{\partial Y_j}{\partial L_j} = \frac{\partial F(K_j, L_j)}{\partial L_j} = \frac{\partial Y_{j+m}}{\partial L_{j+m}} = \frac{\partial F(K_{j+m}, L_{j+m})}{\partial L_{j+m}} \quad (3)$$

因为资本不流动，可令两个区域间资本的固定比例为 $K_{j+m}/K_j = \lambda_K$，也即 $K_{j+m} = \lambda_K K_j$。将其带入上面的等式：

$$\frac{\partial F(K_j, L_j)}{\partial L_j} = \frac{\partial F(\lambda_K K_j, L_{j+m})}{\partial L_{j+m}} = \frac{\partial F(K_j, \frac{L_{j+m}}{\lambda_K})}{\partial \frac{L_{j+m}}{\lambda_K}} \quad (4)$$

上述等式中第二个等号成立，是因为分子和分母同乘以 $1/\lambda_K$，再由生产函数为一次其次式的性质化简。通过上式可推出：

$$L_j = \frac{L_{j+m}}{\lambda_K}, \frac{L_{j+m}}{L_j} = \frac{K_{j+m}}{K_j} = \lambda_K \quad (5)$$

再通过上式中的第二个等式，可得：

$$\frac{K_j}{L_j} = \frac{K_{j+m}}{L_{j+m}} \quad (6)$$

其经济含义是，当劳动要素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时，最终会使两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两个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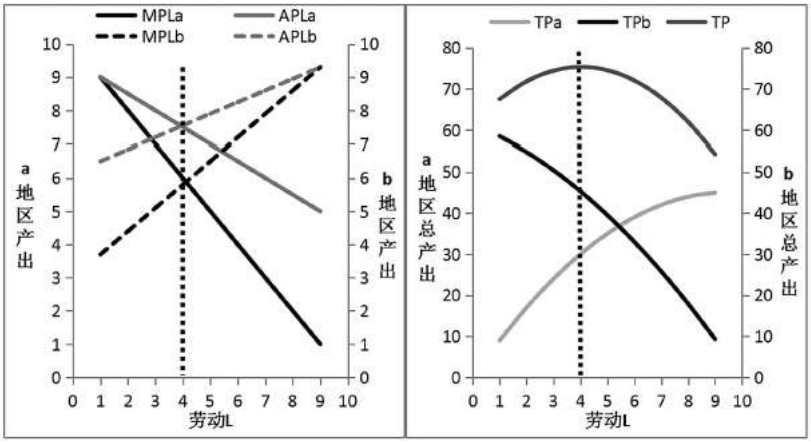

图 1 劳动要素流动下的均衡

3. 资本要素流动下的均衡

假设劳动要素不流动，资本要素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如果第 j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大于第 j+m 区域，那么资本会从 j+m 区域移动到 j 区域，从而使第 j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第 j+m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升。相反，如果第 j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小于第 j+m 区域，那么资本会从 j 区域移动到 j+m 区域，从而使第 j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升，第 j+m 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最终，只有当两个区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相等时，资本要素才会停止跨区域流动。故有：

$$\frac{\partial Y_j}{\partial K_j} = \frac{\partial F(K_j, L_j)}{\partial K_j} = \frac{\partial Y_{j+m}}{\partial K_{j+m}} = \frac{\partial F(K_{j+m}, L_{j+m})}{\partial K_{j+m}} \quad (7)$$

因为劳动要素不流动，可令两个区域间劳动力的固定比例为 $L_{j+m}/L_j = \lambda_L$，也即 $L_{j+m} = \lambda_L L_j$。将其代入上面的等式：

$$\frac{\partial F(K_j, L_j)}{\partial K_j} = \frac{\partial F(K_{j+m}, \lambda_L L_j)}{\partial K_{j+m}} = \frac{\partial F(\frac{K_{j+m}}{\lambda_L}, L_j)}{\partial \frac{K_{j+m}}{\lambda_L}} \quad (8)$$

上述等式中第二个等号成立，同样是因为分子和分母同乘以 $1/\lambda_L$，再由生产函数为一次其次式的性质化简。通过上式可推出：

$$K_j = \frac{K_{j+m}}{\lambda_L}, \frac{K_{j+m}}{K_j} = \frac{L_{j+m}}{L_j} = \lambda_L \quad (9)$$

再通过上式中的第二个等式，可得：

$$\frac{K_j}{L_j} = \frac{K_{j+m}}{L_{j+m}} \qquad (10)$$

其经济含义是，当资本要素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时，同样最终会使两地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使两个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相等。

4. 区域均衡时的人均产出

人均产出是总产出与劳动力之比，即 Y_j/L_j。令 λ_1/L_j, 由生产函数的一次其次式性质 $F(\lambda K_j, \lambda L_j)=\lambda F(K_j, L_j)$ 可得 j 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为：

$$\frac{Y_j}{L_j} = F(\frac{K_j}{L_j}, 1) \qquad (11)$$

同理可得 j+m 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为：

$$\frac{Y_{j+m}}{L_{j+m}} = F(\frac{K_{j+m}}{L_{j+m}}, 1) \qquad (12)$$

无论劳动要素自由流动，还是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最终都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比相等。当 $K_j/L_j=K_{j+m}/L_{j+m}$ 时，有：

$$\frac{Y_j}{L_j} = \frac{Y_{j+m}}{L_{j+m}} \qquad (13)$$

上式的经济含义是：当劳动和资本，有任意一个要素可自由流动时，最终都会使两个地区的人均产出相等，即经济发展达到绝对均衡。第 j 和第 j+m 是任意两个区域，所以上述均衡过程可推广到所有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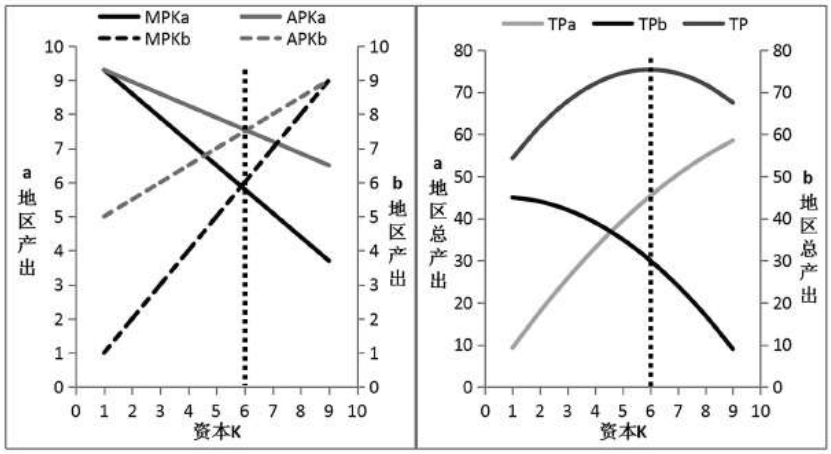

图 2 资本要素流动下的均衡

(三)区域均衡与全面小康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劳动和资本只要有一种要素可自由流动，那么依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最终都会自发地实现区域均衡和全面小康。但在现实经济中，要素自由流动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为此政府需要在顺应市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推动区域经济朝均衡方向发展。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全面建小康的总战略下，制定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实现均衡发展。

进入 21 世纪初，为了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国家 2000 年 1 月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是新世纪一项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目的是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巩固国防。2003 年 10 月，为解决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问题，国务院提出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改革开放前，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逐渐走在了其他地区后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活力逐渐增强，但中部地区面对东部的发达地区和西部的追赶超越，经济发展开始掉队。2004 年 3 月，针对“中部经济塌陷”问题，国家又出台了中部崛起战略。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目标以“追赶”为主，主要目的是推动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四、实证方法与模型

(一)发展差距的定义

为了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问题，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行定义。我们用 X_{ij} 表示某个经济个体的发展水平，下标 j=1,2,…,k,表示某个经济区域，下标 i=1,2,…,n_j,表示该经济区域内的小地区，那么差距必然来自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这 k 个区域，每个区域有 n_j 个小地区，样本量为 $n_1+n_2+\cdots+n_k=\sum_{j=1}^{k}n_j$，样本的均值为：

$$\overline{X}=\frac{\sum_{j=1}^{k}\sum_{i=1}^{n_j}X_{ij}}{\sum_{j=1}^{k}n_j}=\frac{\sum_{j=1}^{k}n_j\dfrac{\sum_{i=1}^{n_j}X_{ij}}{n_j}}{\sum_{j=1}^{k}n_j}=\frac{\sum_{j=1}^{k}n_j\overline{X}_{\cdot j}}{\sum_{j=1}^{k}n_j} \qquad (14)$$

(14)式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overline{X}$ 等于各区域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overline{X}_{\cdot j}$ 的加权平均值，$\overline{X}_{\cdot j}=\dfrac{\sum_{i=1}^{n_j}X_{ij}}{n_j}$ 表示第 j 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权重为第 j 个区域经济个体数占全部的比例。如果所有样本点经济发展水平都一样，那么就不存在差距。但实际中各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发展水平不可能都一样，发展差距就是实际发展水平与均值之间的偏差，即 $X_{ij}-\overline{X}$ 但这些值求和会正负相抵等于零。因此，定义实际消费偏离均值的平方项为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距(Absolute difference,简写为 A)即：

$$A_{ij}^2 = (X_{ij} - \overline{X})^2 \qquad (15)$$

另外样本均值会随着时间变化，当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上升时，A_{ij}会随着增大，故A_{ij}只能反映区域经济的绝对发展差距，不能反映区域经济的相对发展差距。为了反映相对发展差距，定义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偏离均值的相对比例的平方项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距(Relative difference,简写为R),即：

$$R_{ij}^2 = \left(\frac{X_{ij} - \overline{X}}{\overline{X}}\right)^2 = \frac{A_{ij}^2}{\overline{X}^2} \qquad (16)$$

(二)发展差距空间分解

上面给出了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定义，整体平均差距即为个体发展差距的平均值，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在区域空间上均衡性。现分别对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来源在区域空间上进行分解：

1．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平均值(Mean of Absolute difference，简写为MoA)，其来源在区域空间上的分解过程如下:

$$\begin{aligned}
\mathrm{MoA}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A_{ij}^2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2 \\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2 \\
&= \frac{1}{\sum_{j=1}^{k} n_j} \Big[\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2 + \sum_{j=1}^{k} \sum_{i=1}^{n_j} (\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2 \\
&\quad + \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 \Big] \\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2 + \frac{1}{\sum_{j=1}^{k} n_j} \\
&\quad \sum_{j=1}^{k} \sum_{i=1}^{n_j} (\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2 \qquad (17)
\end{aligned}$$

(17)式中最后一个等号成立是因为：$\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 = \sum_{j=1}^{k} \Big[(\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 \Big] = 0$。

(17)式中最后一个等号后面：第一项为各区域内部样本实际发展水平与组均值之差的平方和，因此反映的是区域内发展差距；第二项为各区域平均发展水平与整体平均发展水平之差的平方和，因此反映的是区域间发展差距。通过(17)式将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分解为来源于区域之间的差距和来源于区域内部的差距。

2．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平均值(Mean of Relative difference，简写为MoR)，其来源在区域空间上的分解过程如下:

$$MoR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R_{ij}^2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frac{A_{ij}^2}{\overline{X}^2} = \frac{MoA}{\overline{X}^2}$$

$$= \frac{1}{\overline{X}^2 \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 + \frac{1}{\overline{X}^2 \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2$$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left(\frac{X_{ij} - \overline{X}_{\cdot j}}{\overline{X}} \right)^2 + \frac{1}{\sum_{j=1}^{k} n_j}$$

$$\sum_{j=1}^{k} \sum_{i=1}^{n_j} \left(\frac{\overline{X}_{\cdot j} - \overline{X}}{\overline{X}} \right)^2 \qquad (18)$$

与绝对差距类似，通过(18)式将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分解为来源于区域之间的差距和来源于区域内部的差距。

五、区域经济均衡实证分析

(一)经济发展差距地理分布

按地理区位，可将我国从东向西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东部地区地处沿海，包括了我国的主要一线城市和沿海发达省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走在了其他区域前面。中部地区位于中原内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省份多，多处于内陆高原地带，其中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表 1 是 2018 年我国人均 GDP 区域分布情况：东部地区共有 11 个省(或直辖市),省际人均 GDP 平均值为 9.28 万元,方差为 10.56;中部地区包括 8 个省,省际人均 GDP 平均值为 5.11 万元,方差为 0.55;西部地区共有 12 个省(或自治区),省际人均 GDP 平均值为 4.94 万元，方差为 1.36。从人均 GDP 来看，东部地区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均衡水平看，中部最均衡，其次是西部，东部最不均衡。

表 1 2018 年人均 GDP 区域分布 单位：万元

东部区域	人均 GDP	中部区域	人均 GDP	西部区域	人均 GDP
北京市	14.02	湖北省	6.66	内蒙古自治区	6.83
上海市	13.50	吉林省	5.56	重庆市	6.59
天津市	12.07	湖南省	5.29	陕西省	6.35
江苏省	11.52	河南省	5.02	宁夏回族自治区	5.41
浙江省	9.86	安徽省	4.7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95
福建省	9.12	江西省	4.74	四川省	4.89
广东省	8.64	山西省	4.53	青海省	4.77

山东省	7.63	黑龙江省	4.33	西藏自治区	4.34
辽宁省	5.80			广西壮族自治区	4.15
海南省	5.20			贵州省	4.12
河北省	4.78			云南省	3.71
				甘肃省	3.13
平均值	9.28	平均值	5.11	平均值	4.94
方差	10.56	方差	0.55	方差	1.36

(二)绝对差距动态变化

将我国从东向西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故 k=3。东部包含 11 省(或直辖市)，故 n_1=11;中部包含 8 个省，故 n_2=8;西部有 12 个省(或自治区)，故 n_3=12。根据区域划分情况，有如下绝对差距均方差分解公式：

$$\begin{aligned} MoA &= \frac{1}{\sum_{j=1}^{3} n_j} \sum_{j=1}^{3} \sum_{i=1}^{n_j} (X_{ij} - \overline{X}_{\cdot j})^2 + \\ &\frac{1}{\sum_{j=1}^{3} n_j} \sum_{j=1}^{3} \sum_{i=1}^{n_j} (\overline{X}_{\cdot j} - X)^2 \\ &= \frac{n_1 S_1^2}{\sum_{j=1}^{3} n_j} + \frac{n_2 S_2^2}{\sum_{j=1}^{3} n_j} + \frac{n_3 S_3^2}{\sum_{j=1}^{3} n_j} + \frac{n_1 (\overline{X}_{\cdot 1} - \overline{X})^2}{\sum_{j=1}^{3} n_j} + \\ &\frac{n_2 (\overline{X}_{\cdot 2} - \overline{X})^2}{\sum_{j=1}^{3} n_j} + \frac{n_3 (\overline{X}_{\cdot 3} - \overline{X})^2}{\sum_{j=1}^{3} n_j} \end{aligned} \tag{19}$$

表 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均方差空间分解

年度来源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区域之间	东部	0.11	0.38	0.96	1.78	2.70
	中部	0.02	0.06	0.16	0.36	0.51
	西部	0.05	0.16	0.38	0.62	0.98
	小计	0.17	0.60	1.50	2.75	4.19
区域内部	东部	0.16	0.52	1.03	1.86	3.41
	中部	0.00	0.01	0.03	0.09	0.12

	西部	0.00	0.03	0.29	0.55	0.48
	小计	0.17	0.56	1.35	2.50	4.01
总计		0.34	1.16	2.85	5.26	8.21

表 2 为根据公式(30)分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平方均值。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在不断增加，其中 2000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34,到 2018 年增长为 8.21。从来源看：2000 年来自区域之间绝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17,来自区域内部的绝对差距平方均值也为 0.17;到 2018 年来自区域之间的绝对差距平方均值变为 4.19,来自区域内部的绝对差距平方均值变为 4.01,区域间绝对差距差距大于区域内部绝对差距。

进一步从地区看，无论是区域间差距还是区域内部绝对差距，都主要来自东部地区。2018 年区域间来自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2.70,区域内来自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3.41,二者合计为 6.11,占全部绝对差距平方均值的 74%。图 3 展示了 2000 年至 2018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来源的变化情况，可以清楚的发现：东部地区人均 GDP 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故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间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各省(直辖市)之间发展差距也是最大的，故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内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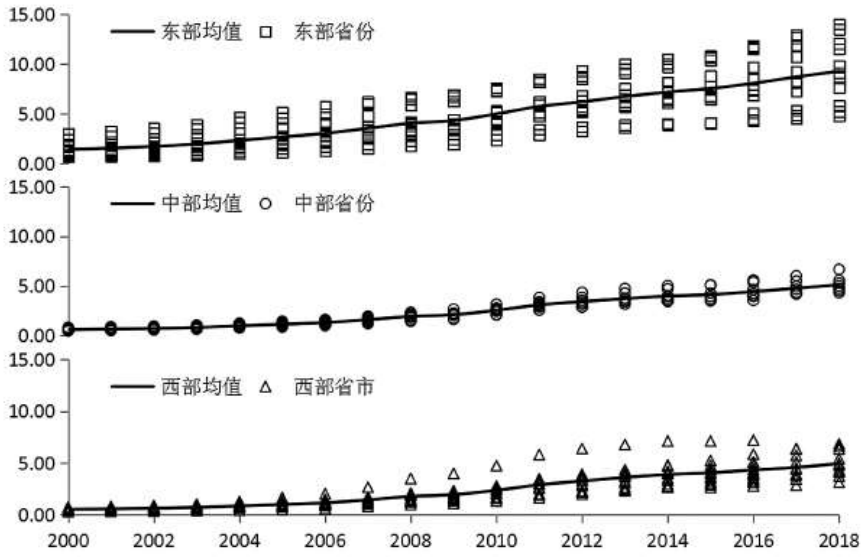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18 年东、中、西部人均 GDP 及均值

(三)相对差距动态变化

根据区域划分情况，有如下相对差距均方差分解公式：

$$MoR = \frac{1}{\sum_{j=1}^{k} n_j}\sum_{j=1}^{k}\sum_{i=1}^{n_j}\left(\frac{X_{ij}-\overline{X}_{\cdot j}}{\overline{X}}\right)^2 + \frac{1}{\sum_{j=1}^{k} n_j}\sum_{j=1}^{k}\sum_{i=1}^{n_j}\left(\frac{\overline{X}_{\cdot j}-\overline{X}}{\overline{X}}\right)^2$$

$$= \frac{\frac{n_1 S_{\cdot 1}^2}{\overline{X}^2}}{\sum_{j=1}^{3} n_j} + \frac{\frac{n_2 S_{\cdot 2}^2}{\overline{X}^2}}{\sum_{j=1}^{3} n_j} + \frac{\frac{n_3 S_{\cdot 3}^2}{\overline{X}^2}}{\sum_{j=1}^{3} n_j} + \frac{n_1\left(\frac{\overline{X}_{\cdot 1}-\overline{X}}{\overline{X}}\right)^2}{\sum_{j=1}^{k} n_j} + \frac{n_2\left(\frac{\overline{X}_{\cdot 2}-\overline{X}}{\overline{X}}\right)^2}{\sum_{j=1}^{k} n_j} + \frac{n_3\left(\frac{\overline{X}_{\cdot 3}-\overline{X}}{\overline{X}}\right)^2}{\sum_{j=1}^{k} n_j} \quad (20)$$

上式中前三项为来自区域内部的相对差平方：$\frac{n_1 S_{\cdot 1}^2}{\overline{X}^2} = \sum_{i=1}^{n_1}\left(\frac{X_{i1}-\overline{X}_{\cdot 1}}{\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东部地区内部的相对差平方；$\frac{n_2 S_{\cdot 2}^2}{\overline{X}^2} = \sum_{i=1}^{n_2}\left(\frac{X_{i2}-\overline{X}_{\cdot 2}}{\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中部地区内部的相对差平方；$\frac{n_3 S_{\cdot 3}^2}{\overline{X}^2} = \sum_{i=1}^{n_3}\left(\frac{X_{i3}-\overline{X}_{\cdot 3}}{\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西部地区内部的相对差平方。上式中后三项为来自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平方：$n_1\left(\frac{\overline{X}_{\cdot 1}-\overline{X}}{\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东部地区人均 GDP 均值与全国均值的相对差平方；$n_2\left(\frac{\overline{X}_{\cdot 2}-\overline{X}}{\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中部地区人均 GDP 均值与全国均值的相对差平方；$n_3\left(\frac{\overline{X}_{\cdot 3}-\overline{X}}{\overline{X}}\right)^2$ 为来自西部地区人均 GDP 均值与全国均值的相对差平方。每一项都除以 $\sum_{j=1}^{3} n_j$ 表示相对差平方均值。

表 3 为根据公式(31)分解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平方均值。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在持续下降，其中 2000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47,到 2018 年下降为 0.19。从来源看：2000 年来自区域之间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24,来自区域内部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23;到 2018 年来自区域之间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变为 0.10,来自区域内部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变为 0.09,区域间相对差距和区域内相对差距均缩小了。

表 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空间分解

年度来源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区域之间	东部	0.15	0.15	0.09	0.06	0.06
	中部	0.02	0.02	0.01	0.01	0.01

	西部	0.06	0.06	0.03	0.02	0.02
	小计	0.24	0.23	0.13	0.10	0.10
区域内部	东部	0.22	0.20	0.09	0.07	0.08
	中部	0.00	0.00	0.00	0.00	0.00
	西部	0.01	0.01	0.03	0.02	0.01
	小计	0.23	0.21	0.12	0.09	0.09
总计		0.47	0.44	0.26	0.19	0.19

进一步从地区看，无论是区域间相对差距还是区域内部相对差距，都主要来自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相对差距下降明显。2018 年区域间来自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06,区域内来自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平方均值为 0.08,二者合计为 0.14,占全部相对对差距平方均值的 74%。图 3 展示了 2000 年至 2018 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来源的变化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东部地区人均 GDP 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贡献了主要的区域间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各省(直辖市)之间发展差距也是最大的，且贡献了主要的区域内差距。但从相对差距变化趋势上看：地区间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地区内部各省地区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都在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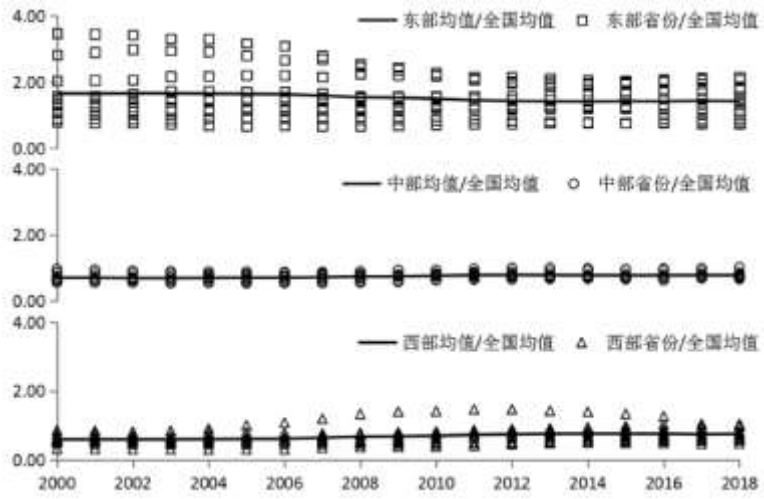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18 年东、中、西部人均 GDP 比全国均值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当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时，要素拥有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自发地将要素从低效率的地区转移到高效率的地区，从而使得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趋同，最终会使各个区域的人均产出相等，即经济发展达到绝对均衡。但在现实经济中，要素自由流动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为此政府需要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推动区域经济朝均衡方向发展。

进入 21 世纪初，为了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并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政府顺应市场机制实施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本文首先建立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绝对和相对衡量指标，然后通过方差分解法将区域经济差距分解为来自区域内部的差距和来自区域之间的差距，最后运用方差分解法研究我国 2000 年以来经济发展差距的来源及变化。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低，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间差距；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小，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内差距；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绝对差距无论在区域间还是在区域内部都在持续扩大，但区域间的相对差距和区域内部的相对差距都在缩小。

(二)建议

中国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很多治理困境仍需要破解。于此，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思路：(1)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仍将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机制，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该顺市场规律而为之；(2)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应该积极行动，重点疏导那些妨碍市场机制运行的阻点和堵点，保障市场机制能公平有效的运行；(3)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能够促进区域经济自动平衡，政府应着力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放开发达地区的落户限制，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双向流动。

参考文献：

[1]陈伟雄，杨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演进的历程及其走向[J].区域经济评论，2019(05):28-38.

[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赵弘.中国区域经济 40 年的发展成就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9(06):23-34.

[3]辛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2):12-15.

[4]任志江，汤希.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三步走”战略为视角[J].学术探索，2018(03):95-103.

[5]李实.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着力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2):16-19.

[6]周长城.着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弱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2):24-28.

[7]周绍东.论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度[J].财会月刊，2020(06):7-11.

[8]李曦辉，黄基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协调发展[J].China Economist,2020,15(01):72-107.

[9]P Bridel.Money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From Walras to Pareto(1870-1923).[J].economic journal,2015,37(1):186-187.

[10]De Vroey,Michel.Marshall versus Walras on Equilibrium and Time[J].Discussion Papers(ECON-Département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2005.

[11]Fitzgerald R B E V K.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roblems.by R.S.Eckaus;P.N.Rosenstein-Rodan[J].Economic Journal,1974,84(335):721-723.

[12]Feroldi R B F.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by R.Nurkse[J].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1954,25(62)(4):385-387.

[13]Rogers D M.Classical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Beyond the Solow-Swan Growth Model[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2,54(3):369-385.